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汤姆索亚 历险记



〔美〕马克·吐温

2.4



远 方 出 版 社

汤姆索亚历险记

(美)马克·吐温

目 录

第 一 章	顽皮儿童	(1)
第 二 章	英雄刷墙	(10)
第 三 章	尚情尚武	(16)
第 四 章	学校日子	(22)
第 五 章	甲虫灾难	(32)
第 六 章	一对好友	(38)
第 七 章	订婚试验	(51)
第 八 章	海盗大胆	(58)
第 九 章	坟场案件	(63)
第 十 章	狗吠何事	(70)
第 十 一 章	身心折磨	(77)
第 十 二 章	灵药与猫	(81)
第 十 三 章	海盗航船	(86)
第 十 四 章	愉快营地	(93)
第 十 五 章	汤姆回归	(99)
第 十 六 章	初结烟缘	(104)
第 十 七 章	丧礼之客	(113)
第 十 八 章	神秘的梦	(116)
第 十 九 章	玩笑过火	(125)
第 二 十 章	替罪羔羊	(128)
第 二 十 一 章	秃头漆油	(133)
第 二 十 二 章	奋兴之冈	(140)

第二十三章	重返人间	(143)
第二十四章	余惊未了	(150)
第二十五章	寻觅宝藏	(152)
第二十六章	金归谁主	(160)
第二十七章	大胆追踪	(168)
第二十八章	秘密露底	(171)
第二十九章	寡妇得救	(175)
第三十章	迷失洞里	(182)
第三十一章	困境之主	(191)
第三十二章	发现他们	(200)
第三十三章	最后结果	(203)
第三十四章	滚滚黄金	(214)
第三十五章	哈克加入	(217)

第一章 顽皮儿童

“汤姆!”

没人响应。

“汤姆!”

没人响应。

“奇怪，这孩子怎么啦？汤姆你在那里呀!”

没人响应。

这位老太太把眼镜往下拉了一拉，从翻着眼镜框上面向屋子里四处张望，然后又把眼镜推了上去，从镜框底下往外看。像小孩子这么大的目标，她一般用不着戴眼镜就能看见。这一副眼镜，也是她十分珍视的一副行头。她配这副眼镜是为了显得高雅，与众不同，根本不是为了实用——如果是戴上两块火炉盖，她照样看得清清楚楚。一时之间，她急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接着说道：“小子，最好别被我逮到，要不……”声音并不可怕，可也够响的了，桌椅板凳都给震动了。

她还要往下说，只是这时候她正拿扫帚往下弯腰。在床底下搅拨，弄得她呼呼喘气，手还在不断搅拨。结果她不但没有搜查出什么东西，反而把猫给搅醒了。

“这孩子倒真是个鬼精灵!”

话音刚落，她已经跑到门口，恰巧门正敞开着，站在当中，在长了满园的蕃茄藤和喇叭花丛中探看，还是看不到汤姆。于是她就提高嗓子，拢起了两支手像个喇叭，找好了向远处喊的方向叫

道：“汤——姆，你这个鬼东西！”

她喊着，忽觉背后有轻微熟悉之声，猛地转过身，一下子攫到一个小孩的短上衣带子，于是死死抓住。“好啊！我早该猜到这个小房间的。你在这干什么？”

“没干什么。”

“还说没干什么！你看看这双手，看看这张嘴。那是什么？”

“我不清楚，姨妈。”

“你不清楚，我可清楚。定是偷吃了果酱。我早警告过你了，如果你偷果酱，我就把你的皮给剥下来。把鞭子拿来。”

鞭子劈面而来，眼看就要大祸临头。

“姨妈，背后是什么！”

老太太忙收住鞭子，提起了裙子，转过身。说时迟，那时快，这孩子一溜烟跑了，越过那道高的木板围墙，消失在墙外。波丽姨妈在那里惊愕了一刻，随后不禁轻轻微笑。

“这小东西，老捉弄我！使我防不及防。我被他这种鬼把戏骗得次数还少吗？这一次，居然还不晓得防备他？真是老糊涂了！下次再也不上当了。俗话说，老狗学不会新把戏。可是这鬼东西花样是常换常新的，谁知道他还会出什么歪招？他好像摸到了我的性情，知道我什么时候才会发火；有时只要能想个办法打个岔，或者惹得我发笑，就一事百了，我更不会再打他了。主知道我没有尽心管教好这孩子，这是事实。书上说得好，子不啄不成器。我知道我的罪过愈来愈重，而且还要两个人来承受。谁知他竟鬼迷心窍了，提起来真叫人寒心！这可怜的孩子，是我那去世的亲姊姊的儿子，不知为什么，要我打他总是忍不下心来。然而每次饶了他，良心上总又过不去；打他一次，又觉得心疼。算了，算了，圣经上说过：人只要是妇人所生，必定只有短促的时日，且伴有苦恼。我看这话不假。今天下午他肯定又不去上学，

明天得叫他干点事，非教训他一下不可。但是一到周末，别的孩子都回家了，叫他做事很困难，他恨透了做事，简直是咬牙切齿，我怎么也得对他尽一点责任，要不然就要毁了这孩子。”

汤姆果然没去上学，而且玩了个尽兴。当他回到家，那个黑孩子小吉姆还没有吃晚饭，正在劈发火柴，预备明天用。他总算还能有机会给吉姆帮点忙——就算是偶然的吧，还来得及把他所干的那些齷齪之事告诉吉姆，其实吉姆已经把绝大部分工作做好了。惜德，汤姆的弟弟（其实是异母兄弟）早已干完了自己那份活（拣碎木片）。他很老实，从不调皮捣乱，就像汤姆一样。

汤姆吃晚饭时，总是想着法子偷糖吃。每当这时波丽姨妈就问他一些问题，问话里总是设置层层陷阱，而且很难懂——因为她要设置圈套，迫使他露出马脚。她也是这样，像许多心地单纯的人，在虚荣心升起时，总感觉自己天姿不低，能耍鬼把戏，把自己那些不难被人看出来的主意都当作了了不起的法宝。一提起来，就自鸣得意。她说：“汤姆，学校里很热吧，是不是？”

“是的，姨妈。”

“热得相当厉害吧，是不是？”

“是的，姨妈。”

“你一定想去游泳吧，汤姆？”

汤姆猛然觉得有点恐慌——心里犯疑且不安。他细察波丽姨妈的脸色，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于是他就说：“不，姨妈——呃，还不想去。”

老太太伸出手，一面在汤姆的衬衫上摸了摸，一面说道：“话是这样说，你现在可有些冷了。”她根本不用别人明白她的用意，发觉衬衫一点也不湿，只要一想到这就禁不住得意起来。可是不管怎么着，汤姆总是能看透她的心。所以先下手为强。他眼珠一转，紧跟着就说：“有几个家伙用抽水机上的水往我们头上

泼——我头上还没干呢！您没看见吗？”

波丽姨妈没想到还有这一节，凭白无故丢掉了个机会，不免气恼。接着她又剑锋一转，有了新手段：“汤姆，水泼到了头上，一定不用动衬衫领子上我给你缝的线吧，一定是吧？把钮扣解开！”

汤姆此时已毫不忧惧，他把上衣解开，衬衫领子还和以前一样缝得牢牢的。

“该死！滚吧。我想你又逃学去游泳了。可是汤姆，我责罚你。你倒像俗话说落的汤鸡那样——样子难看，骨子里倒还可以。可也仅这一次而已。”

她为自己的头脑反应慢而愤愤不已，又为了汤姆懂了一回事而欣喜若狂。

可是惜尼（惜德的全名）说：“不过，我依昔记得他的领子缝得是白线，然而此时却是黑线。”

“真的，我明明缝得是白线呀！汤姆！”

可是汤姆哪儿会等她说完话，这当儿早走了。他过门口时，转头说：“惜弟（惜尼的另一乳名），这一次你总要挨揍一顿了。”

汤姆走到一个隐蔽的地方，就把两根在上衣翻领上插着的大针细看了一下，线还缠在针上——一根缠着白线，另一根黑线。他自言自语道：“要是惜德少说些话，她怎么也看不出来。讨厌！有时候她缝的是白线，有时候缝的又是黑线。我真希望她总是用一种线就好了——我一点也搞不清两种线的变化。但我发誓非教训惜德一番不可，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他算不上村里的模范儿童，然而他却很了解那位模范儿童的情况——且对他没有好印象。

分针转过了两格，或者根本没那么长，他就完全忘记了自己所有的不快。这当然不是因为他的烦恼很轻，痛苦不大，更不能

和大人相比，但事实上却丝毫不差，但此时他有了一种且新且大的兴趣压倒了这些烦恼，暂且在心里隐藏起来——就像大人有了奇遇，高兴得得意忘形，把不幸都抛在了一边一样。这回的兴趣是吹口哨，是他的新玩意儿，当宝贝似的。他刚从一个黑人那里学来的，躲躲藏藏怕别人打搅，要练习一番。这种吹法特别像种鸟叫，调门流畅，用舌头一直顶着口腔上部就可发出声来——读者只要回想童年，差不多就会想起怎么吹法。汤姆练得很勤，又很专心，所以很快就得了窍门，于是他沿街慢步，吹出的曲子悦耳动听，心里充满快慰之情真是难以言表。他好像发现了新行星和天文学家有同样的感觉——要是以那股热烈、深邃和单纯的愉快而论，恐怕天文学家还不及这孩子。

夏日午后到天黑之间很长。这时天还较亮。汤姆突然停止了吹哨。他忽觉面前出现了一个从不认识的人——是一个看起来比他还大一点的男孩。在圣彼得堡这样偏僻破烂不堪的小村子里，只要有新来的人，不管年龄和性别怎样，总能引起村民强烈的好奇心，而且这个孩子穿着不俗——在平常居然打扮这么不一般，很是讲究，叫人匪夷所思。他的帽子很好看，他那件蓝布料短上装又新又干净，且钮扣钉得很密。裤子也是一样。他还穿着一双做工精细的轻便鞋，他甚至还打着领带，很迷人的缎带子。他显出一副城里人的轻蔑神气，这怎能不使汤姆忌妒得要死。汤姆不断瞪着眼睛瞧这个高傲的角色，且不断把鼻子抬高，表示根本看不上他那超凡的漂亮着装，但也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打扮显得寒伧。两个孩子都不先出声。你走一步，我走一步，——只是在绕圈子，他们始终是面对面、眼瞪眼。最后还是汤姆耐不住说道：“我能揍你一顿！”

“不如你揍给我看看。”

“好，我就揍给你看。”

“你不行就是不行。”

“我就是行。”

“你不行就是不行。”

“我行。”

“你不行。”

“行!”

“不行!”

大家都没趣地停住了嘴。

“你的名字?”汤姆说。

“你管不着。”

“喂，我高兴管就非要管。”

“哟，你管啊?”

“你再多说，我真的要管了。”

“就说——就说——偏要!叫你没法?”

“啊，你觉得自己很帅，是不是?只要我高兴，我把一只手背在后面，都能揍你一顿。”

“那么，你打呀?你不是能打吗!”

“哼，你要再开玩笑，我就不会手下留情了。”

“哟——你这种人我见得多了，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你少耍威风!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知道吗?啊，这顶帽子真漂亮!”

“你要是讨厌它，你就把它扔了。我看你是不是敢把它打下来——谁敢，谁就得挨揍。”

“你胡说!”

“你也胡说。”

“你光会胡说，嘴厉害，可就不敢动真格的。”

“嘿——你给我滚!”

“我警告你——你要是再顶撞我，我就要用石头来对付你的脑袋了。”

“哟，你有胆子吗？”

“哟，怎么没有。”

“好，动手呀？别光嘴上说呀？你为什么傻站着呀？该不是害怕了吧！”

“我会害怕？”

“你就是害怕。”

“不是的。”

“就是。”

停了一会，他们俩彼此瞪着对方，侧着身子凑进了一些。最后他们几乎肩碰肩。汤姆说：“你滚开！”

“你滚开！”

“就不。”

“我也不。”

接着他们站住了，各人斜过来一只脚，摆正了步子，两人同时用力顶，凶巴巴地瞪着对方。但都占不到便宜。他们斗了一阵，周身发热，满脸通红，直到这时各人才谨慎地松了一些劲，然后汤姆说道：“胆小鬼，小狗。我要到我哥那儿去告你，他只要用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得半死，我要叫他来打你。”

“你哥来了又怎么样，我会怕吗？我有一个哥哥比你哥哥还厉害——他还可以把你哥哥扔过那道围墙！”（两个哥哥都是捏造的。）

“瞎说。”

“这，你管不着！”

汤姆在地下的灰土里用大脚趾画了一条线，说：“你要是越过这条线，我就把你打得满地找牙。谁想来试试。”那个新来的

孩子立马跨了过去，他说：“说好的要动手，来吧！”

“别逼我，你最好给我悠着点。”

“喂，说好要动手的——进招吧！”

“放心吧，我会的！你给我两分钱，嘿嘿，到那时我可就不客气了。”

那孩子从口袋里摸出两个大铜板，不屑地看着汤姆把铜板用手托出。突然汤姆猛扑过去，一下把他打倒。两个小子就在泥地上滚来滚去，扭成一团像猫儿似地；这样大约持续一分钟光景，互相抓头发、撕衣服、拿拳头捶鼻子、抓鼻子，搞得浑身灰土沉沉。但却显出一种威威之气。很快这场“战斗”谁胜谁负就露出端倪，汤姆从战云露出头来，骑在那孩子的身上，猛地用拳头打他。

“说‘别打了我投降’！”他说。

那孩子不停地挣扎着，筹思着如何脱身。他愤怒极了，眼睛都湿润了。

“说‘投降’！”汤姆还不住手。

到最后那个外地来的孩子终于透不过气地说了一声“我投降”，汤姆这才放了他，说道：“嘿，这一下你知道厉害了吧！下次你最好当心一点，看你还敢开玩笑不。”

新来的孩子用手掸去了衣服上的泥土，摸着鼻子和眼泪，悻悻地走开了，偶尔还停下来，回头望望，摇摇头，似乎说，下次你落在我手里，就有你好看了。汤姆也不甘示弱，瞪了他一眼，并作了一个鬼脸，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开。没想到的是他刚一转身，那个新来的孩子就拿起一块石头掷了过来，不偏不斜，打中了汤姆的背脊当中，然后掉转头，像羚羊一样一溜烟地跑掉了。汤姆忍着痛，紧追这家伙，一直追到他家里，这一来他就再也跑不掉了。于是他站在大门口，死死地盯着，叫他的对手出来，可

是这家伙只在窗户口做鬼脸，就是不肯出来，后来那家伙的母亲出来了，她狠狠地骂汤姆是坏孩子，恶毒而下流，并让汤姆滚。这样汤姆才不得不走开，可是他留下了话说一定要找个机会再好好修理那孩子。

那天晚上他到家很晚，在提心吊胆地从窗口爬进去的时候，他中了埋伏，正是他的姨妈。她早想好了在星期六放假的时候，让他待在家里做苦工的，现在看到他的狼狈相，就再也不忍心了。

第二章 英雄刷墙

又是一个星期天的清晨，整个夏季的世界展现一片光明清新，洋溢着生命的活力。心里都有一首歌。年轻的人，音乐是不离口的。每一个人脸上都喜气洋洋，每一个脚步都有轻盈之感。刺槐的花到处盛开，香气在空中弥漫。村外高高的卡狄夫山上草木葳蕤，遍山青绿，村庄离这座山不远也不近，远远望去正像一片“乐园”、梦中仙境，安闲宜人。

汤姆左手提着一桶石灰浆，右手拿着一把长柄的刷子，走到人行道上。他估量了一下围墙，满心的欢喜都溜走了，一阵深沉的忧郁在他的心灵上空笼罩。木板的围墙长有三十码，高九尺。他好像觉得生命无聊，生活简直是负担。他深吸了一口气，在刷子上蘸上灰浆，先刷了最上一排木板，然后又重新来过，刷了又刷。他把刷过的那不值得一提的一条和还没有刷的放眼望去不见边的围墙比了一比，就鼓起了嘴，懊恼地坐在了一个箱子上。这时吉姆提着一只洋铁桶，跳跳蹦蹦地从大门跑出来，嘴里还哼着“牧牛姑娘歌”。在汤姆看来，到公用放水站那儿去提水总是令人心烦的工作，现在他改变了想法。他想起了自己的同伙都在放水站那儿，在那儿轮班等候的男孩和女孩们有白种的、混血的和黑种的，大家在那儿休息、交换玩具、吵嘴、打闹。他还想起了虽然放水站只有一百五十码远，但吉姆从来没有在一个钟头以内提回来一桶水——即使这样，通常还得有人去催他才成。汤姆说：“喂，吉姆，你来帮我刷墙，水让我来去提。”

吉姆摇了摇头说：“汤姆少爷，不行。老太太叫我赶紧去提水，不准在路上玩。她早猜到了你会叫我刷墙，所以她叫我只要做好份内的事——她还说要检查你刷墙呢！”

“唉，吉姆你别管她，她总这么说。把水桶给我——我立马就来。管保神不知鬼不觉，她哪里会知道。”

“啊，汤姆少爷，这可使得不得。老太太会抓住我的脑袋，把它摔下来。她说做真会做的。”

“放心！她从来不打人——顶多用项针敲敲脑袋——谁怕这个呢？我还可以告诉你，她就会用话吓人，可是说归说，却不伤人的——只要她不哭，就什么事也没有。吉姆，我给你一样好东西，一颗白石头弹子。”

吉姆开始动摇了。

“这么大的白石头弹子，吉姆！想买都没有啊！”

“哎，说真的，那真不错！可是汤姆少爷，一想到老太太我就害怕得要死，她……”

“还有，你要是同意的话，我把我那个发胖的脚趾头给你看。”

吉姆是有血有肉的——他可受不了这个引诱。他把桶搁下，拿起那颗白石头弹子。汤姆把脚上的布解开，吉姆就聚精会神地弯下腰去看那只脚趾，但不久，他就提起水桶顺着大街狂奔，屁股痛起来，汤姆也使劲刷起墙来了，原来波丽姨妈正从田里回家，一只拖鞋拿在手里，眼睛里含着得意的神气。

但汤姆没劲坚持下去了。他开始想起他预先定下的那一天玩的计划，更加伤心起来。不久，那些自由自在的孩子们就会蹦蹦跳跳地走过这儿，各自去玩好玩的游戏，他们看见他还要做工，肯定会笑他——一想到这一点，他就难受得像起火一样。他把他的财产拿了出来，认真看了一会儿——一些破碎的玩具、石弹

子、一些废物；可能够和人家换换工作，但要是买彻底的自由，就连半小时也还差一大半呢！他于是放回口袋里，放弃收买那些孩子的计划。这时，他忽然计上心来！这可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聪明的主意。他把刷子拿起来，心平气和地又去工作。这时，班·罗杰斯来了——这个孩子的讥笑是最可怕的。班走的是三级跳的步法——这足以证明他的心情是轻松的，正想着愉快的事。他正在吃一个苹果，一阵长啸发出来，随后就是一阵深沉的叮当当的声音，因为他在扮作一艘汽船，他靠近时，就减低了速度，在街当中走，走向右舷，叫船头当风停下，用心做得很隆重、很威武、——因为他在扮作“大密苏里号”，想像着他自己是艘大轮船。他扮船、扮船长、扮指挥轮机的铃铛，因此当他发号施令时且还要执行这些号令：“停船，伙计——叮——啊铃——铃！”轮船几乎停住了，慢慢他走向人行道。

“掉转船头！叮——啊铃——铃！”他伸直两只胳膊，僵僵地垂下，贴在身旁。

“右舷往后退！卡呜！卡呜！”同时他的右手画着一个大圆圈——因为这只手代表的是一个四十尺的大转轮。

“左舷往后退！叮——啊铃——铃！”左手又画了个大圆圈。

“停下右舷！叮——啊铃——铃！左舷停下来！右舷往前开！叮——啊铃！卡呜——呜——呜！把船头的铁索拿出来！精神点！来——把船边的大缆掷出来——你在干什么！把绳耳绕着靠墩转一圈！对啦，就那么拉住——放手！伙计！停住引擎，叮——啊铃——铃！唏特！唏特！”

汤姆只管在那儿不停地粉刷，没搭理轮船。班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接着说：“你又不走运了，是不是！”

汤姆没回答，用艺术家的眼光打量最后的一块，然后又用刷子轻轻地抹了一下，又打量了一下。班走过来和他并排站着。看

见那个苹果汤姆口水直流，但仍旧埋首工作。班说道：“喂，夥计，你在干活，是吗？”

汤姆忽然转过身来说道：“嘿，班，是你啊！我还没有注意呢！”

“我得去游泳呢！我真去。你不想去吗？当然啦，你甘愿做工——是不是？当然你甘愿做工！”

汤姆打量了那孩子一下，说道：“你说什么叫做工呀？”

“嘿，你做的不是工吗？”

汤姆又继续刷他的墙，毫不在意地回答说：“这个吗？也许算是做工，也许不是。我只晓得这很好。”

“唉，算了吧！你真想做工吗？”

刷子不停地刷着。

“喜欢做工？哼，我不理解凭什么不喜欢。难道小孩子天天都有机会刷围墙吗？”

这事让这番话说得新鲜起来了。班不咬他的苹果了。汤姆把他的刷子仔细地刷着——退后几步看看效果怎样——又在这里补一刷，那里补一刷——再判定一下效果——班注视他的一举一动，越来越感到有趣，愈看愈全神贯注了。后来他就说：“喂，汤姆，让我试试吧。”

汤姆想了一下，本想答应，可是他又想了一会儿，就变了主意：“不行——不行——我想不行。班，你要知道，波丽姨妈很讲究这道围墙——这是对着大街的地方呀，你知道吧——要是后面的围墙，那我就不在乎了，她也无所谓。对了，她特别讲究这道墙，这一定要仔仔细细地。我想一千个孩子里面，很少几个也找不出一个来，能够把它刷得要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真的吗？好了，好了——我试试看。我就只试一点点——汤姆，你要是我的话，我就让你试。”